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十二回 李綱諫車駕南行

卻說高宗自命張所前往河北招撫已後，政令已布四方，潰兵及為盜者皆從招安。時祝靖、薛廣、黨忠、閻瑾、王在之徒凡十餘萬人，俱赴行在。帝與群臣商議處置之計，李綱奏曰：「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，如光武用銅馬、綠林、下江之屬以定天下；曹操亦用黃巾以破袁紹，顧所以駕馭之者如何耳。乞陛下准其降例：元係良民願歸業，及有營房兵卒願歸營者給券遣之，又擇其羸弱不勝兵的放散。獨留強壯願先行立功者，以新法團結。每一軍差大小使臣充部隊將，擇有才略雄偉之士為統制官以統之。此制之以術，使由而不知則可。」帝允奏。

遣去就業、歸營者大半。其屬部曲之眾，無叛去者。獨淮南劇賊杜用，山東李昱、丁順、楊進，皆擁眾數萬，不可招。又拱州之黎驛、單州之魚台，皆有潰兵數千人作過，往往官府不能制服，地方百姓受害不可勝言。高宗憂深，以問李綱。綱曰：「方今朝廷外有大敵，而盜賊乘間竊發，擾吾郡縣。其勢不先靖內寇，則無以御外侮。盜賊雖主於招安，然不震耀威武，使知畏懼，則彼無所忌憚，勢難平乎。陛下宜分遣兵將，討殄數處盜賊，則餘者自服。」高宗從其言，乃下命御營都統制王淵率兵抵淮南討杜用，都巡檢劉光世領兵討拱州叛兵，統制官喬仲福引兵討李昱，韓世忠引兵討魚台賊。眾將官領命，各部兵辭卻高宗，在教場中操練軍士，即日分道征進。

且說御營都統制王淵部領精兵一萬，離了京城，望淮南進發。三軍將抵其界，王淵下令紮了大營，吩咐：「如今杜用知我大軍來到，必須準備。爾眾人今夜手不離刀，身不離甲，謹防劫奪之謀。」眾軍得令，俱各自守營寨，不在話下。

原來杜用淮南人，最是驍勇。靖康間金兵犯關，聚五百強輩，倚五虎山為巢穴，往往出入騷亂淮南地方軍民。無賴者皆往投之，眾到數萬人。聽得哨賊報道大朝統軍來征討他，即與部下商議曰：「今宋軍遠來，人馬疲困，不知我之虛實，今夜乘其無備，劫取寨柵，無不勝矣。」部下姚武、章雄等齊道：「此計大妙！」杜用部領數千賊眾下山，留郭興領餘眾鎮守山寨。

杜用分撥已定，是夜乘月黑悄悄離了五虎山，將近宋營邊，正是三更左節，遙望見宋軍中燈火尚明，杜用遣一嘍囉前往打探。嘍囉去了，回報宋軍中並無人馬行動，只中軍有明燈一盞。

杜用喜曰：「中吾計矣！」吩咐眾人前後殺入。自持利刀，隨騎大叫一聲，殺入軍中。眾賊一齊金鼓喧天，隨後殺進。不知宋兵已有準備，聽得帳外金鼓之聲，四下伏兵齊起，點著火炬，照耀天地如同白日。杜用與姚武、章雄等知勢頭不好，勒騎拚死殺出。四下喊聲大震，宋軍漫郊塞野而來。章雄正遇王淵部將范越，二騎在火光中交戰數合，被越一戟刺來，章雄措手不及，搦死馬下。杜用見殺了章雄，與姚武拚力殺透重圍。走未數里，忽嘍囉報說：「宋軍見大王離寨才二時間，於山隘邊湧出一彪軍馬，架起風火大炮，殺上山寨來。主將郭興不知持防，被數十驍騎搶進，一時綁縛了，放火燒著山寨。眾人見郭興被捉，又見四下宋兵大舉，只得盡數拜降。我因傷了一刀，走脫山寨。大王可速奔往他路，前面宋軍阻住，難以過去。」杜用等聽此消息，各驚慌拋戈棄甲而走。後面范越催動大隊人馬一齊掩殺，賊眾自相踐踏，死者不可勝計。杜用不顧其眾，勒回馬望僻路逃走。行未二里，前面火光迸天，一彪人馬攔住去路。

為首一員大將，生的濃眉大眼，聲若巨鐘，乃御營都統王淵也。

那時正遇見杜用軍馬逃生，大罵：「無端匹夫，苦擾生靈，今日天兵到來，不及早引頸受死，尚爾拒敵！」言罷，舉槍直奔杜用。杜用雖是獨自，素恃力大，亦抖擻威風，舞刀來迎王淵。

二馬相交，戰上二十餘合，杜用不敢戀戰，刺斜殺開血路而走。

王淵不捨，勒騎追去。杜用走上一里，不覺坐馬前蹄一半陷在泥澤中。待杜用扯得馬上岸，王淵趕騎已到，一槍從肋下刺落在地，眾宋軍近前斬了首級。時天色正明，王淵鳴金收軍，及升帳點計，將士被殺死者亦多，斬獲賊首並得其輜重者無算。

淮南官屬各出郭以牛酒犒賞王師，淵各吩咐遣回。次日下令班師回京。

捷音已報入金陵，高宗聞奏大喜，重封王淵；其下有功將士，各依次升賞。不旬月間，劉光世討拱州叛兵，喬仲福討李昱，范瓊破李孝忠，韓世忠討魚台賊，皆破之，得甲馬寶貨無算。惟丁順、楊進見官軍屢勝，乃就招撫司投降。

時高宗正與李綱在內殿，以道君皇帝自燕山遣使臣齎來札中有親書八字，因以示綱。綱曰：「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者，宜藏之宗廟，以示後世道君遠幸沙漠所望於陛下者如此！臣敢不竭盡駑鈍，措置邊事以副陛下聖孝思慕之意。」綱正留身奏事，聞奏諸路破賊捷音到，高宗喜不自勝，顧謂綱曰：「靖康之初，若有如此破敵，金人其敢再來哉！」綱曰：「今日機不可失，願陛下以靖康為鑒，審處決斷，不惑眾議，庶幾可以成功。」高宗曰：「今四方粗定，藩鎮之臣屢請朕車駕幸東京，而內臣黃潛善、汪伯彥等勸朕留金陵，卿以何所為當？」綱曰：「臣當建巡幸之策，以關中為上，襄陽次之，建康為下。」

陛下從未能行上策，猶當適襄、鄧，示不去中原以徇天下之心。

選任將帥，屯列軍馬，控扼要害，以折虜人之謀。使今冬無虞，車駕遠關，天下之勢遂定。不然中原非復我有，車駕遠關無期，天下之勢不復振矣！」高宗曰：「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南耳。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，訓練將士，益兵聚馬，雖都城可守，金賊可戰矣。」綱賀曰：「陛下英斷如此，雖漢之高祖、光武，唐之太宗不過是也。」因言：「履艱難之運者，不宜懷安，昔高祖、光武、太宗皆身將兵、披甲冑、冒矢石，於馬上得之。今陛下固不待如此，但車駕不去中原，則將士思奮，人倍其勇，虜寇不敢覬覦兩河，天下指日可定也。今中外未知陛下聖意，乞降詔以告諭之。」帝即命李綱撰詔文頒降，榜掛於兩京。詔曰：朕惟祖宗都汴，垂二百年。天下安定，重熙累洽，未嘗少有變故，承平之久，超軼漢、唐。比年以來，圖慮弗臧，禍生所忽，金人一歲之間，再犯都城。信其詐謀，終墮賊計，盡取子女玉帛，遂邀二聖鑿輿，六宮戚屬，悉擁以行。夷狄之禍，振古未有。四海臣子，孰不痛心！肆朕纂承，求念先列，眷懷舊京，潸然出涕。思欲整駕還京，謁款宗廟，以慰士大夫、軍民之心。而兵火之餘，民物如故，朕之父母、兄弟、宗族，靡有留者。顧瞻宮室，何以為懷？是用權時之宜，法古巡狩。駐蹕近甸，號召軍馬，以防金人秋高氣寒再來入寇。朕將親督六師，以援京城及河北、河東諸路，與之決戰。已詔奉迎元祐太后，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，置之東南。朕與群臣將士，獨留中原，以為爾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於皇天。庶幾天意昭答，中國之勢浸強，歸宅故都，迎還二聖，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。應在京屯兵聚糧，修治樓櫓、器具，並令留守司京城所、戶部疾速措置施行。咨爾士大夫、軍民，體朕至懷，無憂疑慮。故茲詔示，想宜知悉。

兩京軍民讀了，皆感泣思奮。後人有詩贊云：

一點丹心立兩朝，忠言懇懇動天遙。高宗不惑謀臣計，從此中原日見牢。

宋帝依李綱所議，乃措置迎奉元祐太后，津遣六宮。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為提舉指揮使，郭仲荀統兵扈衛從行，其餘俱令有司排辦。黃潛善知車駕欲留中原，力陳其不可。帝曰：「朕欲留中原，與卿等議畫兩河之計，有何不可？」潛善奏曰：「中原殘破，樓櫓城郭未完，且又兵甲不利。今兩河盜賊橫行，非一朝之故。況今金陵，前阻長江，城郭完固，陛下正宜巡幸東南，聚士馬，儲峙糧，布恩澤，以結民心。不出一年，功績漸備。那時車駕所臨，人效其力，胡虜必不敢正視中原，盜賊寧有竊窺兩河之地乎？」高宗本不欲幸關中，及聞黃潛善所議，即降手詔，欲巡幸東南。李綱極奏：「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，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，漢光武、唐太宗是也。起於東南則不足復中原而有西北，晉元帝是也。蓋天下之精兵健馬，皆出於西北，而中興主撥亂定功，以兵馬為先，一失西北，則二者無自得之。形格勢禁，非特失地利而已。今車駕倘或南幸，委中原而棄之，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吾關輔，盜賊且將蠶起為亂，跨州連邑，陛下雖欲還關，不可得矣。況欲治兵勝敵，以歸二聖哉！夫南陽光武之所興，有高山峻嶺可以控

扼，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。西鄰關、陝，可以召將士；東達江、淮，可以運穀粟；南通荊、湖、巴、蜀，可以取貨財；北距王都，可以遣救援。暫議駐蹕，乃還汴都，策無出於此者。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，固甚安便，第恐一失中原，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，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。況當降詔許留中原，人心悅服。奈何詔墨未乾，遽失大信於天下？願斷自淵衷，以定大計。」帝乃許幸南陽。令措置合行事件，將以秋末冬初，擇日啟行。黃潛善、汪伯彥陰以幸東南之計動上意，其議頗傳於外，僚屬謂綱曰：「士論洶洶，皆謂密有建議者，東幸已決，丞相何不從其議乎？」綱曰：「天下大計，在此一舉。國之安危存亡於是乎分。倘車駕必欲幸東南，吾當以去就爭之。且君上英睿，必不為異議所惑。不然，吾可貪冒寵祿，為保身計虛受天下之責哉！」次日入對，內廷未嘗有改議巡幸之命。

忽閣門大使奏河東經制使副王王燮、傅亮具書申奏進呈。帝命當御案拆視之：一申朝廷以謂河東州縣，多為金人所陷沒，至與陝西接連如河中府、解州，亦為所據，與陝府相對，以河為界。

今經制司所得兵才及萬人，皆烏合之眾。其間多係招安盜賊及潰散之兵，未經訓練拊循，難以取勝。乞於陝府置司訓練，措置招募陝西正兵弓箭手之在民間不出者及將家子弟，不旬月間，可得二萬人，與正兵相為表裏，其勝可必。

且一面結連河東山寨豪傑，度州縣可復即復之，可以渡河即乘機進討，以復河陽、河中、解州、汾河一帶，據險以扼其衝。漸議深入，以復潞、澤、太原，願當方面之寄。

高宗見奏，與李綱商議。綱曰：「傅亮所奏，深得治兵之術。陛下可允其請。」高宗即命陝西、京西轉運司悉力應副王燮、傅亮，使招募西兵。使者領命去訖。傅亮經畫未才十日，復有旨令東京留守宗澤節制傅亮軍。即日傅亮得此消息大驚，即具申遣人詣京師奏知。